

《埋香幻》

主要角色

张盈盈：旦

刘千钟：小生

情节

张盈盈赴玄天庙焚香，因避吴二横调戏，遇白昼过楼下为父沽酒的书生刘千钟，乃私订终身，嘱寻庙东乌婆为媒。刘千钟听误，错托庙西吴二横母酒家吴婆。吴二横乃乘机借名蒙娶。刘父不满婚事，往寻张母吵闹，张盈盈吞玉自尽。吴二横装鬼掘坟，张盈盈复苏，见吴二横，急逃去。乌婆亦来盗墓，遇吴二横，被吓死。吴二横置乌婆尸于张棺。张盈盈夜过刘门求衣，刘千钟疑鬼魂索命击毙而逃。乌婆之子地方乌有发现张盈盈尸喝伙计报官，己则入酒肆寻饮。张盈盈复苏，乌有醉返，疑尸行，持门栓追打，适吴婆寻吴二横，竟误被乌有击死。张母控刘，县官坟园验尸，尸变，衙役捉众人犯对面，案情大白。吴二横、乌有论罪，刘千钟、张盈盈成婚。

根据《京剧汇编》第六十一集：李万春藏本整理

【第一场】

(刘正上。)

刘正	(引子)	有子承欢，休挂念，家道贫寒。
	(念)	年老受折磨，终朝唤奈何。有儿能孝顺，强胜子孙多。
	(白)	老汉、刘正。乃灵寿人氏。娶妻骆氏，不幸早亡。所生一子，名唤千钟。幼读诗书，长入庠序，倒也颇知上进。怎奈家道贫寒，当卖一空；也曾命千钟入城，到他表兄家中借贷。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见到来？
刘千钟	(内白)	走哇！
	(刘千钟上。)	
刘千钟	(唱)	入城借贷遵严命， 毕竟表兄是至亲。
	(白)	参见爹爹！
刘正	(白)	罢了。一旁坐下！
刘千钟	(白)	告坐。
刘正	(白)	儿呀，你到你表兄家中借贷如何！
刘千钟	(白)	表兄付了二十两银子，爹爹收下。
刘正	(白)	好了。我又可以一个月不打饥荒了，待我谢过天地。
刘千钟	(白)	爹爹，二十两银子，况且是借来的，谢的什么天地？
刘正	(白)	为父是穷怕了。儿呀，与你二两银子，快些进城与为父多沽几瓶好酒。
刘千钟	(白)	银两不多，只在近处买些柴米吧。
刘正	(白)	柴米为父自己会买，你快些入城沽酒，这城外的村醪是吃不得的。
刘千钟	(白)	孩儿遵命。
刘正	(白)	转来！你必须晚间到城内吴家去买，你今夜也不消出城了。
刘千钟	(白)	孩儿不知吴家住在何处？
刘正	(白)	他家住在玄天庙的东边。我有一言，儿且听了！
	(唱)	为父生成风雅性， 一心要学晋刘伶。 沽来美酒千杯饮， 醉死黄泉目也瞑。
	(刘正下。)	
刘千钟	(唱)	子思柴米父贪饮， 各自怀揣一片心。
	(刘千钟下。)	

【第二场】

(张盈盈上。)

张盈盈 (唱) 佳人二八貌如花，
不减当年阴丽华。
小草常依萱草下，
椿庭冷落甚堪嗟。
檐前听得鸚鵡语，
不知阿谁到我家？

(张盈盈上楼。乌婆上。)

乌婆 (唱) 说媒拉纤为本等。
收生外带会挖坟。

(白) 老身、乌婆子便是。乃灵寿县一个媒婆，外带收生。丈夫乌二，专会偷坟。他早死啦，这偷坟的能耐我也学会啦。生有一个儿子，名叫乌有，是本县地保。只因张员外的盈盈小姐是我收的生，故此常常来往。今天无事，我不免到绣楼看看小姐。

(乌婆上楼。)

乌婆 (白) 小姐，我来啦！

张盈盈 (白) 妈妈来了，请坐！

乌婆 (白) 坐着。

(乌婆坐。)

乌婆 (白) 你这儿干什么哪？

张盈盈 (白) 只因母亲染病，是我许下玄天庙香愿。如今母亲病体痊愈，我绣件锦袍，前去还愿。

乌婆 (白) 你做活哪，把楼窗打开，保管亮堂的多。

张盈盈 (白) 只恐楼下有人来往。

乌婆 (白) 哪儿有那么巧的事，我替你把楼窗打开。

(乌婆开窗。刘千钟上。)

刘千钟 (唱) 来到街前用目瞬，
高楼坐定一佳人。

(白) 这女子好生美貌，待我看她一看。

乌婆 (白) 小姐，你瞧，说什么有什么，楼下真个人。

(张盈盈凭窗外望，笑。)

刘千钟 (白) 看这女子对我发笑，且仔细看来。

(张盈盈闭窗。)

刘千钟 (白) 这女子竟将楼窗闭了，待我走去。正是：
(念) 一看君子，再看小人。

(刘千钟下。)

乌婆 (白) 小姐，你见这个书生笑了一笑，你想必是爱上他啦？

(张盈盈不理。)

乌婆 (白) 你爱他，我给你做趟媒。送我一对镯子，等你过门后再给，你看怎么样？

(乌婆望张盈盈。)

乌婆 (白) 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呀？

张盈盈 (白) 妈妈，我家闺门整肃。你少讲这些无味的言语！

乌婆 (白) 你嘴里说不出来，你心里是愿意啦。我给你打听打听去。

张盈盈 (白) 住了！女儿家婚姻，自有父母做主。似你这般举动，与钻穴逾坦何异？

乌婆 (白) 好厉害的丫头片子，约我个钉子碰。正是：
(念) 空劳三寸舌，枉费一片心。

(乌婆下。)

张盈盈 (白) 三姑六婆真淫盗之媒也！
(唱) 可笑她做事不思忖，
把奴当做下贱人。
下得楼来母亲请，

(张王氏、丫鬟同上。)

张王氏 (唱) 我儿请娘为何情?

张盈盈 (白) 母亲万福!

张王氏 (白) 罢了。坐下!

张盈盈 (白) 告坐。

张王氏 (白) 请为娘何事?

张盈盈 (白) 今日乃三月三日玄天圣诞，女儿前因母病许下香愿，往庙中挂袍酹神。

张王氏 (白) 命苍头跟随，早去早回。
吩咐车辆走上!

丫鬟 (白) 苍头、车夫走上。

张盈盈 (白) 女儿告辞了!

(苍头、车夫同上。)

张盈盈 (唱) 为酬香愿心着紧，
(张王氏、丫鬟同下。张盈盈上车，苍头、车夫、张盈盈同走圆场，道士暗上。张盈盈下车，车夫下。)

张盈盈 (唱) 只求老母寿康宁。
(张盈盈、苍头同进门，道士迎，张盈盈拜神毕，旁坐，道士献茶。)

苍头 (白) 老道，你们这位神仙怎么脚踩着一个大王八呀?

道士 (白) 胡说! 这是玄帝老爷手下的圣水将军，你说他是王八，他就要报应于你。

苍头 (白) 我不信，一个泥王八会这么厉害!

道士 (白) 你不信就罢。
(道士背供。)

道士 (白) 等我给他个厉害。
(道士取茶下药。)

道士 (白) 你喝吧，喝杯茶。
(道士递。)

苍头 (白) 正要喝茶。
(苍头接。)

张盈盈 (白) 苍头，少要与人讲话，不要惹出事来。在此稍息，就要回去。

苍头 (白) 是。
(苍头饮茶。)

道士 (白) 你刚才不信神佛哪?

苍头 (白) 信则有，不信则无。

道士 (白) 你别说这些，得罪神佛，你立刻肚子就会疼。

苍头 (白) 可不是，疼起来啦。

道士 (白) 这是你得罪神佛之报!

苍头 (白) 这怎么好?

道士 (白) 给我几个钱，我给你治治吧。

苍头 (白) 只要病好，我是大礼相谢。

道士 (白) 跟我来!
(道士扶苍头同下。)

张盈盈 (白) 苍头，苍头，我们回去吧。啊! 苍头不见，待我到庙外寻找。
(张盈盈出门。吴二横上。)

吴二横 (念) 每日醉醺醺，大街来胡行。
(白) 在下、吴二横。我妈是个卖酒的。今日是玄天圣会，不免到庙中走走。
(吴二横见张盈盈惊。)

吴二横 (白) 哟，这个小娘们长的不错，我调戏调戏她。
女娘儿请来见礼!

张盈盈 (白) 我与你素不相识，见的是什么礼!

吴二横 (白) 我看你这个年纪儿，咱们做个小两口儿你瞧好不好?

张盈盈 (白) 何方野男子，这样无礼!
苍头快来!

吴二横 (白) 你不用叫唤，反正跑不了你。
(吴二横抓张盈盈，张盈盈急避下。)

吴二横 (白) 哎呀好醉，我回去吧！
(吴二横下。)

【第三场】

(张盈盈上。)
张盈盈 (唱) 急忙不顾择路径，
眼看红日往西沉。
(白) 且住！不想在玄天庙中遭遇强徒，苍头、车夫不知都往何处去了？逃出庙来，天色将晚，想那乌婆，住在庙旁，且往她那里挨过一宵，再作道理。
(张盈盈走圆场。)
张盈盈 (白) 哎呀，我从不曾到过她家，不知是庙东庙西？
(张盈盈望。)
张盈盈 (白) 此庙西有一小户人家，待我冒叫一声。
乌婆婆在家么？
(吴婆上。)
吴婆 (念) 忽听有人叫，想是主顾到。
(吴婆开门。)
吴婆 (白) 原来是位姑娘。
张盈盈 (白) 我是找乌妈妈的。
吴婆 (白) 我姓吴，您贵姓？住在哪儿，找我干什么？
张盈盈 (白) 我姓张。住在红丝巷。乌妈妈常到我家，你是她何人？
吴婆 (白) 原来您是找乌家的。您找错啦！她住在庙东边，是做媒的。我姓吴，是卖酒的，住在庙西边。
张盈盈 (白) 如此，恕我冒昧，告辞！
吴婆 (白) 天黑啦，你是个单身女子，何妨到我家里坐坐？
张盈盈 (白) 只是打搅不当。
吴婆 (白) 这算什么，您进来坐！
(张盈盈进门。)
吴婆 (白) 姑娘，您怎么一个人儿，黑更半夜地在街上溜达？
张盈盈 (白) 再不要提起。我是到玄天庙中烧香还愿的，不想遇一醉汉，出言不逊。因此逃出庙来。
吴婆 (白) 这个醉汉可真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吴二横上。)
吴二横 (白) 开门！
吴婆 (白) 谁呀？
吴二横 (白) 吴二横。
(张盈盈背供。)
张盈盈 (白) 怎么像那醉汉的声音呀？
吴二横 (白) 这屋里怎么两个人说话？不用说，我那野爹又来啦。
快点开门！
(吴婆开门，吴二横进门。)
张盈盈 (白) 吴妈妈，方才那一醉汉就是他。
吴二横 (白) 这不是那个姑娘们儿吗？敢情在我家里哪。天凑良缘，咱们俩好一好吧。
(吴二横抓张盈盈，张盈盈跑下，吴二横抱吴婆。)
吴二横 (白) 哎呀我的小宝贝儿，你往哪里跑？
吴婆 (白) 是妈妈我。你这小子干什么？
吴二横 (白) 丧气！还是追她去。
(吴二横下。吴婆下。)

【第四场】

(张盈盈上。)

张盈盈 (白) 且住! 不想错投醉汉家中, 险遭凌辱。我还是往乌家去吧。
(张盈盈走圆场。)

张盈盈 (白) 唉, 怎奈两足疼痛, 我稍息片时便了!
(刘干钟上。)

刘干钟 (唱) 提壶沽酒遵父命,
抬头又见美红裙。
(白) 我好侥幸, 不想这女子她在此地。
(刘干钟见。)

刘干钟 (白) 大姐请了!
张盈盈 (白) 君子请了!
刘干钟 (白) 大姐, 小生要与大姐问讯一人, 大姐可知道否?
张盈盈 (白) 奴家也正要与君子问讯一人。
刘干钟 (白) 小生初来此地, 是问讯吴家沽酒的。
张盈盈 (白) 奴家也是初来此地, 问讯乌家避难的。
刘干钟 (白) 哦, 请问大姐尊姓, 何言避难二字?
张盈盈 (白) 奴家张盈盈。先父早亡, 与寡母同居。今日到玄天庙烧香, 不想遭逢强暴。这乌家素与寒门来往, 因此到她家避难。
刘干钟 (白) 难到大姐一人到庙中烧香不成?
张盈盈 (白) 有苍头、车夫跟随, 怎奈一时均不知去向。
刘干钟 (白) 这庙就在前面, 待我去到庙中, 访着你家苍头、车夫, 送大姐回去就是, 何必往人家避难?
张盈盈 (白) 庙中道士, 不似良善, 他若是好人、那强暴之徒, 焉敢在庙内横行, 君子不要问出事来。
刘干钟 (白) 大姐住在哪里?
张盈盈 (白) 住在红丝巷。
刘干钟 (白) 红丝巷。也罢, 待小生送大姐回去。
张盈盈 (白) 君子, 你要送我回去, 可认识我家路径?
刘干钟 (白) 今早从大姐门前经过, 怎么不认识?
张盈盈 (白) 奴家也仿佛看见君子, 请问君子上姓!
刘干钟 (白) 小生刘干钟。
张盈盈 (白) 失敬了。君子, 你不是救我来了, 你分明是害我来了。
刘干钟 (白) 何出此言?
张盈盈 (白) 黑夜之间, 男女同行, 怎能洗得清白, 岂不害我来了?
刘干钟 (白) 蝼蚁尚且贪生, 为人岂不惜命!
张盈盈 (白) 女子名节为重。
刘干钟 (白) 一床锦被, 便可遮盖。大姐何必如此?
张盈盈 (白) 哼!
刘干钟 (白) 失言, 失言。
张盈盈 (白) 君子可曾订亲?
刘干钟 (白) 小生尚未订亲, 方才所言之事, 不知大姐意下如何?
张盈盈 (白) 女儿婚姻哪有自己做主之理, 君子必须央媒说合。
刘干钟 (白) 小生记下了。
张盈盈 (白) 请君子就托玄天庙旁乌婆, 去往我家求亲, 我母亲必然应允的。
刘干钟 (白) 遵命!
(张盈盈行走不动。)

刘干钟 (白) 大姐怎么样了?
张盈盈 (白) 奴家行走不动。
刘干钟 (白) 待小生搀扶与你。
张盈盈 (白) 男女有别, 只怕搀不得。
刘干钟 (白) 你我已订婚姻, 有什么搀不得?
张盈盈 (白) 搀得的?
刘干钟 (白) 搀得的。
张盈盈 (白) 如此搀我来!

(刘千钟搀。)

张盈盈 (唱) 婚姻乃是人之本，
濮上桑间受讥评。
患难夫妻前生定，
姻缘簿上早题名。
必须早早求媒证，
救我残生表我贞。
你若寒盟失了信，
香罗一幅了痴情。

刘千钟 (唱) 大姐请把心拿稳，
千钟不是无义人。
今宵言语牢记定，

(苍头、车夫同上。)

张盈盈 (唱) 只见奴仆与车轮。
刘千钟 (白) 大姐，你家苍头来了。小生要沽酒去了
张盈盈 (白) 啊君子，方才所说之言，不可忘却，叫玄天庙旁的乌婆，去往我家，大事必然成也。

(唱) 叮咛再三休失信，
急急回家见狼亲。

(张盈盈上车，张盈盈、车夫、苍头同下。)

刘千钟 (唱) 千钟今日真侥幸，
百岁姻缘片语成。

(白) 我奉父命，到玄天庙东沽酒，不想遇着这段姻缘。只是吴家不是酒肆，我不免向那买卖人家打听她的住处。

(刘千钟向内。)

刘千钟 (白) 列位请了！
街坊 (内白) 请了！
刘千钟 (白) 哪一家是卖酒吴家？
街坊 (内白) 她住在玄天庙西。
刘千钟 (白) 有劳了。
唉，原来吴家住在庙西，我却走到庙东；因送这女子，又往东走了一程，只好再转向西去。

(刘千钟走圆场。)

刘千钟 (白) 哎呀且住，方才那女子叫我托吴家做媒，谅无不成。来此一所小户人家，待我冒叫一声。
这里是吴妈妈家中么？

(吴婆上。)

吴婆 (白) 原来是位相公，你找我干什么？
刘千钟 (白) 妈妈可是卖酒为业？
吴婆 (白) 不错，我是卖酒。
刘千钟 (白) 将好酒沽上一瓶，照价与你银钱。
吴婆 (白) 您等着。

(吴婆取酒，递。)

吴婆 (白) 给您酒。

(刘千钟付钱。)

刘千钟 (白) 酒钱在此。啊妈妈，城中有一张员外，住在红丝巷，他家小姐十分美貌，烦劳妈妈替我做媒。

吴婆 (白) 红丝巷张家，他们小姐我是认得的，果然长的好看，您贵姓？
刘千钟 (白) 小生刘千钟。是本城秀才。家父单名一个正字。
吴婆 (白) 原来是刘相公，失敬啦！做媒的我答应啦，您静听好音吧！
刘千钟 (白) 多谢妈妈。告辞！
吴婆 (白) 慢着，以何为定啊？
刘千钟 (白) 身边并无别物，只有小小玉珮一块。妈妈带去，以为定礼。事成之后，重礼相

谢。我去也！
 (唱) 有劳妈妈为媒证，
 (刘千钟下。)
 吴婆 (唱) 财运亨通找上门。
 说媒之事我应允，
 (吴二横上。)
 吴二横 (唱) 妈妈为何笑吟吟？
 吴婆 (白) 有个刘千钟，托我上红丝巷张家做媒，可巧今天快黑的时候，那张家的姑娘到咱们这儿来了一趟，我借着瞧她，这事可就成了啦。那刘家总得给我点谢礼啦。
 吴二横 (白) 妈呀，这个女子我也瞧见过。您别给刘家说，给我说得啦。
 吴婆 (白) 人家不给，这不瞎掰么？
 吴二横 (白) 您就说是刘家，等他许了亲，就把她娶来。刘、张两家，其奈我何？
 吴婆 (白) 伤天害理，我不能做。
 吴二横 (白) 您不作，我有主意。再有您的男朋友来，我可要整饬家风。
 吴婆 (白) 你别生气，妈妈依你就是。
 吴二横 (白) 这不结啦！
 吴婆 (白) 正是：
 (念) 母子把计定，
 吴二横 (念) 要朦美佳人。
 吴婆 (白) 跟我进来！
 吴二横 (白) 是。
 (吴婆、吴二横同下。)

【第五场】

(张王氏上。)
 张王氏 (唱) 娇儿庙内把香敬，
 日落西山未回程。
 (张盈盈、车夫、苍头同上。)
 张盈盈 (唱) 满怀心事言不尽，
 且自含羞告母亲。
 (张盈盈下车，苍头、车夫同下。张盈盈进门。)
 张盈盈 (白) 参见母亲！
 张王氏 (白) 罢了。坐下！
 张盈盈 (白) 是。
 张王氏 (白) 儿呀，你到庙中烧香，因何许久方回？
 张盈盈 (白) 再不要提起烧香之事，女儿此番烧香，若非有人救护，只恐不能回来与母亲相见了。
 张王氏 (白) 此话从何说起？
 张盈盈 (白) 只因庙中道士，不是好人，与苍头言语不和，苍头不知去向，车夫也不知哪里去了。不想来了一醉汉、见了女儿，口出不逊。女儿逃出庙外，谁知又错投醉汉家中，幸得识破，二次逃走。徘徊道旁，遇着一个年少书生。
 张王氏 (白) 便怎么样？
 张盈盈 (白) 多蒙他送了女儿一程，苍头，车夫赶到，才得回来。
 张王氏 (白)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张盈盈 (白) 怎么是女儿的不是了？
 张王氏 (白) 你既然逃出庙来，就该寻妇人送你回家。为何与男子同行，岂不是你的不是了？
 张盈盈 (白) 母亲好不明白。在那生死关头，哪里去寻妇人？这君子怜悯女儿，情愿相送，事出无奈，方与他同行的。
 张王氏 (白) 难得这君子如此仗义，只可惜不知他的名姓。
 张盈盈 (白) 他姓刘名叫千钟。
 张王氏 (白) 不知他的相貌如何！
 张盈盈 (白) 他的相貌，十分清俊，是个美男子。

(张盈盈羞。)

张王氏 (白) 此人品行相貌都好，但不知谁家女子有福，可与他作配。

张盈盈 (白) 他是没有订亲的。

(张盈盈羞)

张王氏 (白) 他没有订亲，你怎么知道。

张盈盈 (白) 女儿是问过他的。

张王氏 (白) 你是问过他的，向前来，为娘有话言讲。

(张盈盈向前，张王氏打张盈盈耳光。)

张王氏 (唱) 贱人作事太欺心，
管他订亲不订亲？
手执家法行教训，
活活打死小贱人。

张盈盈 (白) 母亲哪！

(唱) 幼读诗书通女训，
贞淫二字辨得清。
采兰赠芍儿岂肯，
还望高堂原凉情。

(白) 哎呀母亲，若将女儿打死，不但坏了名节，还要玷辱家门。请母亲三思！

张王氏 (白) 这，也说的是。为娘差人到他家说合，将我儿许配与他就是。咳，这叫做一床锦被之计。

张盈盈 (白) 如此说来，是两床锦被了，

张王氏 (白) 哎呀呀，好个不知羞耻的丫头！

(张盈盈羞下。苍头上。)

苍头 (白) 启安人：吴婆子来瞧小姐来啦。

张王氏 (白) 唤她进来。

苍头 (白) 是。
安人唤吴妈妈。

(吴婆上。)

吴婆 (白) 叩见安人！

张王氏 (白) 哦，你并不是乌婆，你是何人，怎么认识小姐！

吴婆 (白) 我姓吴。住在玄天庙西。我跟小姐有一面之交，一来探望，二来给她做媒。

张王氏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吴婆 (白) 刘正之子，名唤刘千钟。

张王氏 (白) 刘千钟？

吴婆 (白) 刘千钟。您说这家好不好？

张王氏 (白) 好。我依了，我依了。

吴婆 (白) 您答应啦，这儿有玉珮一方，是他家的定礼，您请收下。

张王氏 (白) 我这里有金镯一对，是我女儿之物，妈妈带去，做为回礼。

吴婆 (白) 人家说喜期紧一点，明日就要抬亲。

张王氏 (白) 女大终须嫁，期紧又何妨？

吴婆 (白) 我告辞啦！

张王氏 (白) 请便！

(吴婆出门，张王氏下，苍头随下。)

吴婆 (白) 没想到，三言两语就成啦。我这个儿媳妇可朦到手啦！

(吴婆下。)

【第六场】

(刘正上。)

刘正 (唱) 奴才沽酒不回信，
气得老汉两眼昏。

(白) 千钟这个奴才，入城沽酒。昨日去的，今日看看过午，还不回来？

(刘千钟上。)

刘千钟 (唱) 无心竟将婚姻定，
回去堂前禀父亲。
(白) 爹爹！
刘正 (白) 你这奴才，好生迟慢！
刘千钟 (白) 爹爹，酒来了。
刘正 (白) 酒来了。哦哈哈，随为父进来！
刘千钟 (白) 是。
刘正 (白) 将酒斟来，待为父畅饮。
刘千钟 (白) 遵命。
(刘千钟斟酒。刘正饮。)
刘正 (白) 你怎么沽来这样的薄酒？
刘千钟 (白) 待孩儿再去沽来。
刘正 (白) 不用你去了，待我自己进城去沽。
刘千钟 (白) 孩儿有一事，要禀爹爹。
刘正 (白) 有什么事待为父回来再讲。正是：
(念) 养儿难奉沽，还得自勤劳。
(刘正下。)
刘千钟 (念) 黄汤真不好，误却我年高。
(刘千钟下。)

【第七场】

(刘正自下场门上，苍头自上场门上，相撞。)
刘正 (白) 你这个人，往人身上撞，是何道理？
苍头 (白) 你也撞了我啦，我非揍你不可！
(苍头欲打。)
刘正 (白) 嘿，我刘正也不是好惹的。
苍头 (白) 你叫刘正。我问你，刘千钟是你什么人？
刘正 (白) 是我的儿子。
苍头 (白) 敢情是亲家老爷。小人不知，多有得罪。
刘正 (白) 你乃何人，为何如此的称呼？
苍头 (白) 我是红丝巷张家的苍头。只因你家相公，托吴婆为媒，用玉珮为聘，我家用金
镯答礼，结了婚姻。故此叫您亲家老爷。
刘正 (白) 有这等事，我怎么不知？
苍头 (白) 怎么，您不知道？昨日说好了亲，今日就娶啊！
刘正 (白) 今日就娶。我越发不知道了！
苍头 (白) 你真不知道？我明白啦。
刘正 (白) 你明白何来？
苍头 (白) 你一定不是我们姑爷的父亲。
刘正 (白) 你待怎讲？
苍头 (白) 你是冒充爸爸。
刘正 (白) 住了！
(唱) 老狗说话太欺心，
哪有个冒充人父亲？
打你几拳消消恨，
(刘正举拳打，苍头逃下。)
刘正 (唱) 打得老狗无影形。
(白) 谁想千钟这个奴才，背着我做出此事，私订婚姻，一定是玄天庙东乌婆所做。
我不免到她家问个明白便了！
(唱) 怒气不息朝前进，
转眼来到她家门。
(白) 乌婆在家么？
(乌婆上。)

乌婆 (白) 谁呀?
刘正 (白) 你就是乌婆, 好贱人!
乌婆 (白) 老头儿, 我跟你素不相识, 怎么见面就骂?
刘正 (白) 非但要骂, 我还要打你!
乌婆 (白) 哈哈, 老头儿不讲理, 太太的儿子, 不是好惹的!
刘正 (白) 我岂不知你的儿子是地保, 你不该引诱我儿, 私订张家的婚姻。
乌婆 (白) 我多会儿作这件事来着?
刘正 (白) 你还接了张家一对金镯, 你敢强辩么?
乌婆 (白) 这就对啦。昨天早晨, 我在张家楼上, 瞧见楼下来了一个少年书生, 小姐对他一笑。我跟小姐说: 拿一对金镯, 我给你做媒。小姐没理我, 金镯也没到手, 你跟我闹什么?
刘正 (白) 你可知那书生名姓?
乌婆 (白) 先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叫刘干钟。还有个老东西叫刘正。
刘正 (白) 我就是刘正, 你既知此事, 打者无亏。
乌婆 (白) 我金镯没到手, 媒也没说成, 你打我干什么?
刘正 (白) 他既不与你金镯, 你还我玉珮。
乌婆 (白) 我多会瞧见玉珮啦?
刘正 (白) 你不还, 我就打!
(刘正打, 乌有上。)
乌有 (白) 什么事? 这么乱七八糟的!
(乌有进门。)
乌有 (白) 别打, 别打!
乌婆 (白) 我的儿子回来啦。
乌有 (白) 我当是谁, 敢情是刘老头儿, 你干什么打我妈?
刘正 (白) 她不还玉珮, 故此打她。
乌有 (白) 敢情是这么一回事。刘老头, 你又喝醉啦, 别处撒酒风去吧!
(乌有推刘正出门。)
乌有 (白) 你滚出去吧!
(乌有关门, 下。)
乌婆 (白) 好儿子, 真各别另样。
(乌婆下。)
刘正 (白) 他母子好生无理, 待我且到张家问个明白。
(刘正走圆场。)
刘正 (白) 呔! 门上有人么?
(苍头上。)
苍头 (白) 老太爷, 你怎么打到我们家里来啦!
刘正 (白) 我要面见你家主人。
苍头 (白) 我家只有主母。
刘正 (白) 就见你家主母, 快去通报, 刘正要见。
苍头 (白) 苍头有请主母。
(张王氏上。)
张王氏 (白) 何事?
苍头 (白) 刘亲家老爷来啦!
张王氏 (白) 花轿可曾到门?
苍头 (白) 没瞧见花轿。
张王氏 (白) 说我出迎!
苍头 (白) 我家主母出迎。
(张王氏出迎。)
张王氏 (白) 哦亲翁!
刘正 (白) 什么亲翁!
张王氏 (白) 令郎订小女为妇, 你我是儿女亲家呀?
刘正 (白) 你女儿不守闺箴, 与小儿私订婚姻, 我是来退亲的。
张王氏 (白) 小女因遭强暴, 才与令郎同行, 并非淫奔。

刘正 (白) 你女儿还与小儿一处同行?
 张王氏 (白) 令郎送小女回家, 才叫媒婆前来说亲。
 刘正 (白) 快快把玉珮还我。
 张王氏 (白) 我也是清白人家, 小女与令郎并无苟且呀!
 刘正 (白) 将你女儿唤来。
 张王氏 (白) 女儿快来!
 (张盈盈上。)
 张盈盈 (白) 母亲, 何事?
 张王氏 (白) 有人要见你。
 张盈盈 (白) 女儿未出闺门, 有什么人要见我? 我是不见的。
 张王氏 (白) 是刘郎之父, 刘正。
 张盈盈 (白) 那越发见不得的。
 张王氏 (白) 他非要见你不可。
 张盈盈 (白) 这倒奇了!
 (张盈盈往见。)
 张盈盈 (白) 哦, 公……
 (张盈盈咽住。)
 刘正 (白) 怎么欲言又止?
 张王氏 (白) 这就是小女。
 刘正 (白) 你怎么与小儿私订婚姻? 快还我玉珮, 我要退亲了。
 张盈盈 (白) 两家爱好结亲, 怎么退起亲来了?
 刘正 (白) 呀呸! 什么爱好结亲, 分明勾引我儿, 我家岂要你这无耻女子!
 张盈盈 (白) 哎呀!
 (张盈盈昏。)
 张王氏 (白) 我儿醒来!
 张盈盈 (唱) 闻言气得咽喉紧,
 (三叫头) 母亲, 老娘, 哎呀娘啊!
 (唱) 抱住萱堂放悲声。
 女嫁男婚寻常事,
 今番婚嫁不清平。
 发情止义儿自信,
 道我贪淫就痛我的心。
 这样词言实难忍,
 哎呀, 儿的娘啊!
 有何面目在世间存。
 刘正 (唱) 别的言语我不问,
 玉珮拿来便退亲。
 (白) 快把玉珮还我。
 张盈盈 (白) 且慢, 似这等凌辱, 我还要这性命做甚, 待我碰死了吧!
 (张盈盈欲碰, 张王氏拦, 张盈盈吞玉珮死。)
 张王氏 (白) 哎呀儿啊!
 (唱) 一见娇儿丧了命,
 定要与老狗把命拼。
 (白) 家院, 快把小姐尸首, 搭在后面, 再与老狗算帐!
 苍头 (白) 是。
 (张王氏、苍头扶张盈盈同下。)
 刘正 (白) 不想这女子竟此吞珮而死, 趁她家忙乱, 待我溜了吧!
 (四青袍、四轿夫抬花轿同上。)
 刘正 (白) 你们是哪来的, 往哪里去?
 轿夫甲 (白) 我们是刘家雇的, 往张家抬亲。
 刘正 (白) 哪个刘家?
 轿夫甲 (白) 刘千钟。
 刘正 (白) 那张家女子死了, 你不用抬亲了, 我要回家去了。

(刘正下。)

轿夫甲 (白) 伙计们，谁来雇的轿？

四青袍 (同白) 吴家雇的。

轿夫甲 (白) 咱们上吴家要钱。

(四青袍、四轿夫同走圆场。)

轿夫甲 (白) 到啦，咱们进去！

(吴二横上。)

吴二横 (白) 你们来啦，怎么不吹打？

轿夫甲 (白) 人家小姐死啦，我们跟你要钱来啦。

吴二横 (白) 娶不了亲来，不给钱。

轿夫甲 (白) 不给钱，抄你的王八窝。

吴二横 (白) 清平世界，你敢！

轿夫甲 (白) 说抄就抄，伙计们，动手！

四青袍、
三轿夫 (同白) 啊！

(四青袍、三轿夫同抢。)

吴二横 (白) 了不得啦，抢了人啦！

(乌有上。)

乌有 (白) 拿贼！

(四轿夫、四青袍同逃下。)

吴二横 (白) 多谢乌头救我这场祸，请到家里喝茶。

乌有 (白) 不行，我还得给红丝巷张家忙丧事去呢，他们小姐今日出殡，装裹闹着呢。

吴二横 (白) 这么一说，您请吧！

乌有 (白) 回头见！

(乌有下。)

吴二横 (白) 听他说，张小姐一身好装裹。我不免今天晚上出城偷她坟墓，发个大财，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扮个恶鬼便了！

(吴二横下。)

【第八场】

(乌婆鬼装上。)

乌婆 (念) 打扮像个鬼，要去挖坟堆。

(白) 我、乌婆子的便是。本是偷坟的老在行。张家小姐死啦，一份好装裹，我看在眼里啦。想要偷她的坟，又怕被人撞见。因此把脸勾了，装这么一个鬼样。列位别笑话我装鬼，世上想发财的，谁不装鬼呀？前面已是张家坟墓，急急而行便了！

(乌婆下。)

【第九场】

(吴二横装鬼上，偷坟，虚下，背张盈盈上，扒衣，打张盈盈嘴，张盈盈吐玉珮。)

吴二横 (白) 这块玉也是个小财。看这女子虽是死的，月亮照见她的模样，却跟活的一般。等我拿她开开心。

(吴二横抱，张恩盈睁目看。)

张盈盈 (白) 你是哪里厉鬼，为何惊吓于我？

吴二横 (白) 哟，宝贝儿你活啦，咱们做个小两口吧。

张盈盈 (白) 住了，想我是清白人家儿女，你休要行强；你若行强，我就喊叫。

吴二横 (白) 你喊叫？这儿是坟圈子没人，就有鬼！

张盈盈 (白) 救命啊！

(吴二横抓张盈盈，张盈盈急跑下，乌婆上，吴二横、乌婆对看。)

乌婆、
吴二横 (同白) 有鬼！

(吴二横、乌婆同倒地，吴二横苏醒。)
 吴二横 (白) 可吓死我啦！
 (吴二横起。)
 吴二横 (白) 她怎么也倒啦？
 (吴二横看。)
 吴二横 (白) 她怎么不动啦？等我摸摸，敢情真死啦。等我把她搁在张小姐棺材里。
 (吴二横背乌婆，虚下，上。)
 吴二横 (白) 得，安置好啦，我快溜。
 (张千上，锁吴二横。)
 张千 (白) 拿住偷坟贼啦！
 (张千拉吴二横同下。)

【第十场】

(吴婆上。)
 吴婆 (唱) 儿子出城去偷坟，
 因何一去不回程？
 (白) 我、吴婆。我儿子偷坟去，老没回来，我往城外打听打听去。
 (吴婆向幕内。)
 吴婆 (白) 我说庙里的老道！
 道士 (内白) 什么事，大嫂子？
 吴婆 (白) 我出城有点事，你替我看着家。
 道士 (内白) 知道啦！
 吴婆 (白) 这老道真讲交情，走哇！
 (唱) 意乱心慌站不稳，
 眼跳心惊为何情？
 (吴婆下。)

【第十一场】

(刘正上。)
 刘正 (唱) 将身且把柴门进，
 (刘千钟上。)
 刘千钟 (白) 爹爹！
 刘正 (唱) 一见奴才怒气生。
 (白) 奴才做的好事！
 刘千钟 (白) 孩儿做了何事？爹爹如此生气。
 刘正 (白) 你这奴才，不奉父命，暗订婚姻，是何道理？
 刘千钟 (白) 爹爹，那张家女子往庙中烧香，身遭强暴，单人逃走，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孩儿送了她一程，那女子要学钟建、季芊故事。孩儿无奈，只得应允。回得家来，正要禀明爹爹，不想爹爹慌张出门，怎道孩儿不奉父命。
 刘正 (白) 好个钟建、季芊故事。那女子寻死了！
 刘千钟 (白) 哎呀，小姐呀！
 刘正 (白) 那女子自己愿死，你哭她做甚？
 刘千钟 (白) 那女子因何自尽？
 刘正 (白) 那女子因为父上门吵闹，羞怒而亡。若打起官司，如何是好？
 刘千钟 (白) 爹爹何不到表兄家中，暂避一时。
 刘正 (白) 言之有理。我去也！
 (唱) 家中之事要谨慎，
 急急忙忙出柴门。
 刘千钟 (唱) 可叹红颜真薄命，
 芳心莫怪薄幸人。
 (白) 不想张小姐为我身亡，不免撮土为香，对天一拜。

(刘千钟拜。)

刘千钟 (唱) 佳人一死休怨恨，
你我来生再结亲。
(白) 天已不早，待我关门安寝。

(刘千钟关门，伏桌睡。)

张盈盈 (内唱) 拚将骨肉归泉境，
(张盈盈上。)

张盈盈 (唱) 已死谁知又复生。
袜小鞋弓难挣扎，
赤身露体等到天明怎见人！
(白) 看这里有一小户人家，待我上前求件衣服再走。
哦开门！

刘千钟 (白) 夜静更深，怎么有人叫门？待我看来。

张盈盈 (白) 开门！

刘千钟 (白) 怎么是女子声音，是哪一个？

张盈盈 (白) 我是来求衣服的。

刘千钟 (白) 黑夜之间，男女不便。你去吧！

张盈盈 (白) 我赤身露体，从门隙内赏我一件衣服，我这里有玉珮相谢。

刘千钟 (白) 啊，有玉珮相谢。你从门隙递来！
(张盈盈道玉珮，刘千钟接。)

刘千钟 (白) 啊，这玉珮是我与张盈盈订亲之物，怎么落在你的手中。

张盈盈 (白) 莫非你就是刘郎么？奴家正是张盈盈。

刘千钟 (白) 哎呀，打鬼！打鬼！

张盈盈 (白) 刘郎，奴家有话问你申诉，快快开门。

刘千钟 (白) 哎呀小姐，你不要惊吓于我。

张盈盈 (白) 我是人，不是鬼。

刘千钟 (白) 你埋在坟内，怎能出来？分明是鬼，我不与你开门。

张盈盈 (白) 你好负心也！
(唱) 叫你十声九不应，
分明是个无义人。
萍水相逢婚姻订，
三生石上注鸳盟。
可叹奴为你丧了命，
可叹奴为你受凋零。
黑夜相投你不认，
看来你是铁打心。
今日将你好一比，
好比王魁负桂英。
(白) 负心郎，快快开门！

(刘千钟惊丢玉珮。)

刘千钟 (白) 这女鬼真是糊涂，竟想学桂英活捉王魁的故事，待我用门闩将她打走。
小姐不要动怒，待我与你开门。

(刘千钟开门，取闩，打昏张盈盈。)

刘千钟 (白) 哦，鬼是纸形之物，待我摸来。
(刘千钟摸。)

刘千钟 (白) 哎呀，原来误失，打死人了。人命关天，我逃走了吧！
(刘千钟下，乌有上，拌尸摔倒。)

乌有 (白) 什么东西，拌了我一下子？啊，是个死尸。
(乌有看。)

乌有 (白) 这是张盈盈，怎么在这儿哪？
伙计快来！

(马三上。)

马三 (白) 什么事？

乌有 (白) 刘老头门口，有个死尸，是张盈盈。
 马三 (白) 咱们进刘家去问问。
 (乌有推门。)
 乌有 (白) 门没关，咱们进去。
 (乌有、马三同进门，同四望。)
 乌有 (白) 怎么一个人没有？
 马三 (白) 死尸旁边有一根门闩。
 乌有 (白) 不用说，他们父子俩打死人跑啦。
 马三 (白) 你看着死尸，我去报官。
 (马三下。)
 乌有 (白) 他走啦，我一个人看死尸有点害怕。我去打壶酒，壮壮胆子。这个死尸大概也跑不了。
 (乌有下。张盈盈苏醒。)
 张盈盈 (唱) 一阵昏迷魂不定，
 刘郎可算负心人。
 (白) 刘千钟，刘千钟，你怎么下此毒手？哦，他家门户洞开，待我进去。
 (张盈盈进门，看。)
 张盈盈 (白) 怎么四下无人？啊，这块玉珮还在地下。
 (张盈盈拾。)
 张盈盈 (白) 看这里有那负心人的衣服，待我穿了起来，假扮男子，带了玉珮回家，去见母亲便了！
 (张盈盈穿衣，乌有上，对看，张盈盈下。)
 乌有 (白) 我喝的醉眼迷糊的，看见一个人跑啦，别是死尸真跑了吧？
 (乌有看。)
 乌有 (白) 哎呀，可不是死尸跑啦，我拿门闩追。
 (乌有拾门闩，吴婆上，乌有打。)
 吴婆 (白) 哎哟！
 (吴婆死。))
 乌有 (白) 叫你炸尸。
 (乌有自语。)
 乌有 (白) 我把她背回去，等太爷相验。没想到死尸真会跑啦，倒是出好戏！
 (乌有背吴婆下。)

【第十二场】

(四青袍、李万、陆陇其同上。)
 陆陇其 (引子) 学尚程朱，官县令，实心从政。
 (念) 苦读寒窗有十年，青灯阅尽古今言。一朝得志官郡县，为国安民学圣贤。
 (白) 下官、陆陇其。乃平湖人也。蒙圣恩，官授直隶灵寿县正堂。今当三六九日。左右！
 四青袍 (同白) 有。
 陆陇其 (白) 放告牌抬出！
 四青袍 (同白) 啊！
 (张王氏上。)
 张王氏 (白) 冤枉！
 李万 (白) 有民妇喊冤。
 陆陇其 (白) 带进来！
 李万 (白) 喳！
 (李万出门。)
 李万 (白) 那一民妇，太爷唤你，你要小心了。
 张王氏 (白) 是！
 (张王氏随李万同进门。)
 张王氏 (白) 叩见太爷！

陆陇其 (白) 有何冤枉，当堂诉来。

张王氏 (白) 小妇人、张门王氏。生了一女，名唤盈盈。许与刘正之子刘千钟为妻，那刘正却听人言，道小女不贞，上门吵闹，威逼小女自尽，太爷做主。

陆陇其 (白) 你且起过一旁。

张王氏 (白) 是！

陆陇其 (白) 李万过来。与你火签一枝，锁拿刘正听审！

李万 (白) 喳！

(李万接签下。张千锁吴二横同上。)

张千 (白) 启太爷：小人在张家坟园，拿住偷坟贼一名。太爷发落。

陆陇其 (白) 哇！那一贼子，姓甚名谁？偷盗坟墓，该当何罪！

吴二横 (白) 小人叫吴二横。在张盈盈坟前发虐子来着，不敢偷坟。

张王氏 (白) 啊，张盈盈是我的女儿，死后还被人偷坟，哎呀，我那苦命的儿呀！

陆陇其 (白) 吴二横，你鬼装打扮，定是偷坟，还敢强辩，好生大胆也！

(马三上。)

马三 (白) 启禀太爷：刘正、刘千钟父子，打死一个女人，弃家在逃。据乌有说：死的女人叫张盈盈。

陆陇其 (白) 张盈盈？怎么三案都是张盈盈，是何缘故？

(李万上。)

李万 (白) 启太爷：刘正父子在逃。

陆陇其 (白) 知道了。张千、李万过来过来，快快捉拿刘正、刘千钟父子二人，不准卖放！

张千、
李万 (同白) 喳！

(张千、李万同下。)

陆陇其 (白) 我想此事，必须亲自查验。
左右，带了人犯，打道尸场！

四青袍 (同白) 啊！

(四青袍、陆陇其同走圆场，乌有暗上，睡。场上设吴婆尸。)

马三 (白) 你瞧，老乌醉的这个样儿。

(马三推乌有。)

马三 (白) 醒醒，醒醒，太爷来啦！

(乌有醒。)

乌有 (白) 好醉！

马三 (白) 太爷来啦！

乌有 (白) 什么太爷，我还是睡。

(乌有睡。)

马三 (白) 启太爷：乌有醉卧不醒。

陆陇其 (白) 取板子过来，与我打。

马三 (白) 喳！

(马三取板打乌有，乌有醒。)

乌有 (白) 谁跟我玩笑，我可骂啦！

陆陇其 (白) 可恶，胡说！

乌有 (白) 谢太爷责！

陆陇其 (白) 你看守的死尸，马三道你认识。她是何人？

乌有 (白) 她叫张盈盈。我妈认得她，故此我知道。可是她出完了殡，怎么又跑到这儿死啦？

陆陇其 (白) 你既认得张盈盈，她是甚等之人？

乌有 (白) 是个姑娘。

陆陇其 (白) 起过一旁。
左右，与我验来！

马三 (白) 喳！

(马三验尸。)

马三 (白) 启太爷：是个中年妇人，衣裳布素，身边有金镯一对，头上一伤，乃是木器所伤。

陆陇其 (白) 起过一旁。
这金镯不像这妇人之物？

张王氏 (白) 启太爷：这金镯是小女订亲之物，交与吴婆的。

陆陇其 (白) 吴婆是什么人？

乌有 (白) 是吴二横的妈妈。

陆陇其 (白) 带吴二横！

乌有 (白) 吴二横！

吴二横 (白) 伺候太爷！

陆陇其 (白) 张王氏言道：这对金镯是她交与你母亲的，怎么落在死尸身旁？

吴二横 (白) 等我去问问死尸。

陆陇其 (白) 满口胡言。死尸现在那里，你快快前去看来！
(吴二横看尸。)

吴二横 (白) 哎呀，这是我妈。怎么会死啦？哎呀妈呀！
太爷，求你做主吧。我作贼的变成苦主啦。

陆陇其 (白) 你的罪也要问，你的冤也要伸。起过一旁。

吴二横 (白) 真是清天太爷。

陆陇其 (白) 乌有、马三！

乌有、
马三 (同白) 伺候太爷！

陆陇其 (白) 你们报道：打死的是张盈盈。今天变了吴婆，你等分明藐视本县。

乌有 (白) 小的不敢。实在昨夜瞧着是张盈盈，今晨变了吴婆，小的倒有点糊涂。

马三 (白) 小的真不知道。

乌有、
马三 (同白) 太爷，错非您这活包老爷，别人也遇不着这宗案子。

陆陇其 (白) 下去！

乌有、
马三 (同白) 喳！

陆陇其 (白) 张王氏！

张王氏 (白) 有。

陆陇其 (白) 你既打人命官司，为何不等本县相验，便将女儿埋葬？

张王氏 (白) 小妇人一时糊涂，太爷开恩。

陆陇其 (白) 本县也不深究。今日却要开棺一验。
左右，打道张家坟园！

四青袍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李万拉刘千钟同上。)

刘千钟 (唱) 弃家只望逃性命，
不想中途大祸临。
(白) 大哥，我冤枉啊！

李万 (白) 你打死张盈盈，还说冤枉！

刘千钟 (白) 我打的是鬼，不是人。谁知打一门杠，她又是人了！因此逃走，被大哥拿住。
是鬼是人，任凭太爷公断。

李万 (白) 你打的是鬼，一打变了人？我跟你讲，这位陆大老爷，是个活包老爷，他自然
审的明白，反正是人也叫你打成鬼啦，你打人命官司吧。走哇！

刘千钟 (白) 大哥啊！
(唱) 不伤人命打鬼命，
这场冤枉无处伸！

(李万、刘千钟同下。)

【第十四场】

(张盈盈上。)

张盈盈 (唱) 吉莫靴累煞了金莲三寸，
红颜女原不比白面书生。

(白) 我、张盈盈。改扮男装，回家见母，怎奈靴大足小，步履维艰。且在柳林中歇息片时再行便了。

(刘正上。)

刘正 (唱) 都只为怕官司入城隐避，
离家门不数里来到柳林。

(白) 唉，我只为行走慌忙，酒瘾不足。离家不远，有些困倦，且在林中歇息歇息。

张盈盈 (白) 这个老者，好生面熟。

刘正 (白) 好一个俊俏的男子。看他眉清目秀，好似一个绝色美女。

(刘正向张盈盈。)

刘正 (白) 相公请了！

张盈盈 (白) 老丈请了！

刘正 (白) 请问相公是往哪道而去？

张盈盈 (白) 我是往城中去的。

刘正 (白) 老汉也是往城中而去的。

张盈盈 (白) 老丈也是进城的？

刘正 (白) 正是。请问相公贵姓？

张盈盈 (白) 小生姓刘。

刘正 (白) 怎么，相公也姓刘？

张盈盈 (白) 听老丈之言也是姓刘了？

刘正 (白) 老汉正是姓刘。你我五百年前是一家了。哈哈……

(张盈盈背供。)

张盈盈 (白) 哎呀且住，看此人分明是刘郎之父。这老头十分精灵，我不免用言语刁难于他，日后过门，也可好生看待于我。

请问老丈大名？

刘正 (白) 老汉刘正。还不曾问过相公名字？

张盈盈 (白) 小生刘干钟。

刘正 (白) 刘干钟是我的儿子。

张盈盈 (白) 这是怎么讲话！

刘正 (白) 老汉失言了。相公休要见怪。

张盈盈 (白) 焉敢怪着老丈。我却与你的儿子——

刘正 (白) 怎么样？

张盈盈 (白) 我与你儿子是同名同姓的。

刘正 (白) 同名同姓，好结同心。

张盈盈 (白) 唉，这同心一字，再也休提！

刘正 (白) 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你与小儿有仇？

张盈盈 (白) 我与他呀，是因好成仇。

刘正 (白) 既然与小儿有仇，老汉告辞。

张盈盈 (白) 老丈慢行。我与令郎虽然成仇，我心中到底是不忘旧好。

刘正 (白) 既然相公不忘旧好，老汉改日叫小儿登门谢罪。叫他一辈子怕你，你道好也不好？

张盈盈 (白) 他若不怕呢？

刘正 (白) 便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张盈盈 (白) 如此，多谢老丈。

刘正 (白) 相公与我儿交好，怎不常到我家？

张盈盈 (白) 这个，有许多不便。

刘正 (白) 彼此深交，何言不便？

张盈盈 (白) 为了一段婚姻。

刘正 (白) 莫非与小儿做过媒来？

张盈盈 (白) 虽然不曾做媒，却比做媒更近一层。

刘正 (白) 比作媒还近一层，但不知是谁家之女？

张盈盈 (白) 乃是张家之女。

刘正 (白) 哪个张家？

张盈盈 (白) 红丝巷张家。

刘正 (白) 哦，这女子唤做什么？

张盈盈 (白) 唤做张盈盈。

刘正 (白) 张盈盈死了。

张盈盈 (白) 还未曾死。

刘正 (白) 这就不对了。老汉看见她死的，我还要打人命官司。你怎么說她未曾死？

张盈盈 (白) 死与不死，暂且不言。倘张家再有一女与你结亲，你便如何？

刘正 (白) 那张家仇恨未消，岂肯与我结亲？

张盈盈 (白) 只要我说肯与你家结亲，自无话讲。

刘正 (白) 那张家若肯与我结亲，再也不反悔了。

张盈盈 (白) 若是反悔？

刘正 (白) 我若反悔，便是老王八。

张盈盈 (白) 什么讲话！

刘正 (白) 我的酒瘾发作，言语颠倒，相公休怪。

张盈盈 (白) 岂敢！老丈，还有一事相求。

刘正 (白) 相公有何事见委？

张盈盈 (白) 我到城中投奔亲友，要求老丈送我前去。

刘正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张盈盈 (白) 就是红丝巷张家。

刘正 (白) 我明白了。这灵寿城中，哪有第二个刘干钟！分明你是公差，前来访拿于我。

张盈盈 (白) 非也，我与张家至亲，到那里只消三言两语，叫你两家解释冤仇，你看如何？

刘正 (白) 世间之上，竟有这等好人。相公请上，受我一拜！

(刘正欲拜，张盈盈急拦。)

张盈盈 (白) 老丈，拜不得的。你拜了我，与拜你儿子一样。

刘正 (白) 此话好不明白！

张盈盈 (白) 日后自然明白。

刘正 (白) 如此高义，老汉倒要与你时常亲近。

张盈盈 (白) 使不得，我与老丈是不能亲近的。

刘正 (白) 难道嫌我老了。

张盈盈 (白) 这是哪里说起！你我快快进城去吧。

刘正 (白) 你我走哇！

(唱) 他待我真是有情分。

张盈盈 (唱) 袖内机关就解不明。

刘正 (唱) 但愿此去解仇恨，

(张千上。)

张千 (白) 哪儿走！

(张千拦刘正。)

刘正 (唱) 拦挡行人为何情？

(白) 哇，你是白日劫抢么？

张千 (白) 我是当官差的，什么白日劫抢？

刘正 (白) 似你这等官差，与白日劫抢强盗也差不许多。

张千 (白) 我们奉了太爷之命，分别捉拿刘正、刘干钟的。你是刘正，这儿有朝廷王法，你戴上吧！

(张千锁刘正。刘正向张盈盈。)

刘正 (白) 我知你是前来拿我！

张盈盈 (白) 上差，我闻陆陇其太爷，为官清正，为何捉拿平民？

张千 (白) 刘正、刘干钟父子，打死张盈盈，故此拿他。

张盈盈 (白) 为的张盈盈一案吗？我便是张盈盈。

张千 (白) 哪有你这个样的张盈盈？

刘正 (白) 他不叫张盈盈，叫刘干钟。他可不是我的儿子。

张千 (白) 他又不是你的儿子啦，你别撒赖啦，走吧！

(张干押刘正、张盈盈同下。)

【第十五场】

(四青袍、乌有、马三、吴二横、张王氏、陆陇其同上。)

乌有 (白) 来此张家坟园。

陆陇其 (白) 开棺搭尸首!

四青袍 (同白) 啊!

(四青袍同下, 同搭尸上。)

陆陇其 (白) 验来!

马三 (白) 喳!

(马三验。)

马三 (白) 启太爷: 棺木里不是人, 是个鬼。

陆陇其 (白) 棺材里自然是鬼, 不是人。

马三 (白) 她是死尸勾着鬼脸。

陆陇其 (白) 起过一旁。

带张王氏!

马三 (白) 张王氏!

张王氏 (白) 伺候太爷!

陆陇其 (白) 你女儿死尸怎么画个鬼脸?

张王氏 (白) 求太爷派公差同看。

陆陇其 (白) 乌有, 同她前去看来!

乌有 (白) 喳!

(张王氏、乌有同看尸。)

张王氏 (白) 这不是我女儿。

乌有 (白) 这是我妈。哎呀妈呀!

(乌有拉张王氏向陆陇其跪。)

乌有 (白) 张王氏害死我妈, 求太爷与我伸冤。这下跟贼一样, 我也变成了苦主啦!

张王氏 (白) 小妇人不敢害人, 太爷明鉴。

陆陇其 (白) 待我自己看来。

(陆陇其看。)

陆陇其 (白) 果然是个半老妇人, 不是幼女。却为何画了鬼脸?

(陆陇其想。)

陆陇其 (白) 我明白了, 只要严审乌有、吴二横, 自然明白。

左右, 打道回衙!

四青袍 (白) 啊!

(四青袍、乌有、马三、吴二横、张王氏、陆陇其同走圆场, 陆陇其坐堂。李万上。)

李万 (白) 启禀太爷: 刘千钟拿到。

陆陇其 (白) 带上来!

(李万向内。)

李万 (白) 刘千钟上堂!

(刘千钟上。)

刘千钟 (白) 生员参见老父母!

陆陇其 (白) 你是学庠中人, 打死人命, 是何道理?

刘千钟 (白) 生员打的是鬼, 老父母详查!

陆陇其 (白) 本县也知你素日良善, 此案必有冤屈, 你且立在堂下, 听我判断。

刘千钟 (白) 多谢老父母!

(刘千钟堂下站。张干上。)

张干 (白) 启禀太爷: 刘正、刘千钟拿到。

陆陇其 (白) 怎么又有一个刘千钟? 此案又弄出蹊跷来了。

来, 带刘正、刘千钟!

(张干向内。)

张干 (白) 刘正、刘千钟上堂!

(刘正、张盈盈同上，张盈盈见刘干钟互惊，欲语，张干推刘正、张盈盈同进门跪。)

刘正、
张盈盈 (同白) 叩见太爷!
张干 (白) 刘正当堂有刑。
陆陇其 (白) 松刑!
(张干为刘正去锁。)
陆陇其 (白) 刘正，威逼人命在先，打死人命在后，快快招来!
刘正 (白) 威逼人命，小人领罪；打死人命，小人不知!
张盈盈 (白) 太爷，打死人命，我倒知晓。
陆陇其 (白) 你怎知他打死人命?
刘正 (白) 他也叫刘干钟，与小人儿子同名。
陆陇其 (白) 刘干钟，你怎知他打死人命?
张盈盈 (白) 太爷，你道他打死的是哪一个?
陆陇其 (白) 本县问你，怎么反倒问起本县来了。
张盈盈 (白) 打死的就是我。
陆陇其 (白) 你叫什么名字?
张盈盈 (白) 我叫刘干钟。
陆陇其 (白) 你名叫刘干钟，怎么刘干钟又打死了你?
张盈盈 (白) 太爷，我不是男子?
陆陇其 (白) 你不是男子?
刘正 (白) 刘正，堂口伺候!
刘正 (白) 是。
(刘正堂口站。)
陆陇其 (白) 那一女子，为何改装，戏弄本县?
左右，大刑伺候!
四青袍 (同白) 啊!
张盈盈 (白) 且慢，太爷容禀。
(唱) 家住在灵寿城旧有名姓，
我的父数年前早丧残生。
我名叫张盈盈闺门待聘，
刘干钟救患难才结婚姻。
心不遂对高堂寻了自尽，
昏沉沉入棺木被吴二横盗墓偷坟险些失了身。
得性命投干钟不肯相认，
无情棍打不死改扮书生。
陆陇其 (白) 有何为证?
张盈盈 (白) 有他家订婚玉珮，太爷请看。
陆陇其 (白) 刘生员!
刘干钟 (白) 在。
陆陇其 (白) 既与她结亲，那盈盈夤夜相投，为何将她打死?
刘干钟 (白) 生员乃是打鬼，不想错打了人。
陆陇其 (白) 世上哪有将人作鬼之理，你分明是赖词。
(乌有、吴二横同私语。)
乌有、
吴二横 (同白) 将人作鬼，真有那宗事。
陆陇其 (白) 乌有、吴二横!
乌有、
吴二横 (同白)) 伺候太爷!
陆陇其 (白) 你二人讲些什么?
吴二横 (白) 小人们说：打鬼错打人，有那宗事。
陆陇其 (白) 你们怎么晓得?
乌有 (白) 回太爷：小人看守死尸，往别处喝酒，张盈盈又活啦；小的追上一杠子，打的是鬼，不想误伤活人。所以我晓得。

吴二横 (白) 我跟乌婆都装了鬼，去偷张盈盈的坟，她把我当成真鬼，我把她当成真鬼，都吓死啦。我又活啦，所以我说有那宗事。

陆陇其 (白) 本县未曾审讯，你两个便招了，真乃神差鬼使。来，快快画供！

乌有 (白) 老吴，咱们言多语失，画供吧。

(吴二横、乌有同画供。)

陆陇其 (白) 吴二横偷坟盗墓，依律当斩，乌有误伤人命，边外充军。
传禁卒！

马三 (白) 禁卒走上！

(二禁卒同上。)

陆陇其 (白) 将他二人收监！

二禁卒 (同白) 喳！

(二禁卒同锁吴二横、乌有。)

乌有 (白) 老吴，你瞧多公道。张盈盈是你挖出来又活啦，没想到你倒死啦。

吴二横 (白) 嘿！

(二禁卒拉乌有、吴二横同下。)

陆陇其 (白) 张王氏，你女儿吞了玉珮，偶然气闭，并未曾死。你怎么胡乱掩埋？幸而有人偷坟，不然岂不枉送她的性命！

张王氏 (白) 小妇人因埋葬女儿，受了太爷两番训谕，我女儿再死了，我是不敢埋了。

陆陇其 (白) 人若死了自然要埋，难道本县还禁止你埋葬死的女儿不成！
刘千钟、张盈盈！

张盈盈、
刘千钟 (同白) 在。

陆陇其 (白) 你二人结亲在前，如今本县为媒，你二人当堂结拜，完成花烛。

张盈盈、
刘千钟 (同白) 谢太爷！

(刘千钟、张盈盈同披红拜堂。【尾声】。众人同下。)

(完)